

寂寞和黑暗令各种欲望斗胆放纵。
所有人都身临战场，
逃不过这片权谋与爱欲的拼杀之地。

欲 謀

yomoo



将蔚

当爱欲缠绵 PK 职场的冷酷权谋，
是选择为爱退缩，还是继续战斗？

这不是一个女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情感与原则的惨烈坚守。

将暮未暮的原野上，所有爱欲挣扎都已沉静。

原来一切预谋都是为欲而谋。

团结出版社

欲謀

蒋蔚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谋/蒋蔚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26-0281-6

I . ①欲… II . ①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956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 tjpress. com

E-mail: 65244790@163.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281-6/I. 135

定 价: 23. 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引 子 / 001

第一 章 ■ 九龙洞盟约 / 003

第二 章 ■ 芳心大乱 / 013

第三 章 ■ 红色诱惑 / 021

第四 章 ■ 遭遇激情 / 027

第五 章 ■ 红色沦陷 / 033

第六 章 ■ 杨天炸了烟囱 / 038

第七 章 ■ 手机丢了 / 046

第八 章 ■ 夜游锦江 / 052

第九 章 ■ 晨跑 / 060

第十 章 ■ 红色回忆 / 063

第十一章 ■ 鲁尔没能当上总经理 / 071

第十二章 ■ 同往统计局 / 078

第十三章 ■ 办公室里的情事 / 083

第十四章 ■ 史伍的花招 / 094

第十五章 ■ 办公室过招 / 103

第十六章 ■ 阴谋开始 / 108

第十七章 ■ 中秋节 / 118

第十八章 ■ 史伍暗里查账 / 122

目 录

- 第十九章 ■ 设计骗局 / 126
- 第二十章 ■ 宋芙蓉挨批 / 132
- 第二十一章 ■ 宋芙蓉被贬 / 136
- 第二十二章 ■ 两个男人的较量 / 143
- 第二十三章 ■ 工人闹事 / 154
- 第二十四章 ■ 夜送上海老人 / 164
- 第二十五章 ■ 餐厅大战 / 176
- 第二十六章 ■ 餐厅风云 / 190
- 第二十七章 ■ 血染车间 / 196
- 第二十八章 ■ 飞天火狐狸 / 204
- 第二十九章 ■ 江河离去 / 209
- 第三十章 ■ 环保局之行 / 216
- 第三十一章 ■ 杨天查毒贩 / 223
- 第三十二章 ■ 遭遇秘书长 / 231
- 第三十三章 ■ 事情败露 鲁尔遭贬 / 240
- 第三十四章 ■ 化验室闹鬼 / 252
- 第三十五章 ■ 阴谋继续 蓝一身陷绝境 / 261
- 第三十六章 ■ 和杨天过招 / 268
- 第三十七章 ■ 出逃 / 273

引子

“树林、坟墓、只剩下架子的花圈、瘴气、若隐若现的光……”蓝一在跑，拼命地跑，在狭窄的山间小道上狂奔，身边全是倒着行的人，看不清脸。只有一个人迎面朝蓝一走来，是她的外婆，缠着厚重的紫黑色头帕，围着深蓝色围裙。蓝一大声叫她，她不理，面无表情，脸色苍白，眼睛直视前方从蓝一身边而过。蓝一想回头却怎么也转不了身，身子仿佛被电焊点击了一下。

倒行的人们飞了起来，嗖嗖地从头顶而过，蓝一毛发倒立。太阳突然在天边升起、滑过来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庞大，到了头顶，变为一个巨大的火球，树林里霎时亮如白昼，红彤彤一片，似随时会燃烧。“嘭”的一声爆响，太阳炸裂了，火团四分五裂……树林、草丛燃烧起来，吐着火舌往身上舔……

“热，热，我热”，蓝一呻吟着坐起身，拉亮了灯，身上粘得像在蜂蜜缸里打了个滚。蓝一喝了一大杯凉水，心里平静了。然

后燃起一支烟站到窗前，散乱的长发披在肩上，眼神迷离而悠远，一些蚊虫“啪啪”拍打着纱窗，她关了灯。窗外树影重叠，一阵风，树叶簌簌地响，远山在微弱的天光中似有若无。一辆大卡车从山道上驶过，雪白的灯光照着路边林立的墓碑，发出清冷幽深的光亮。

那山道是蓝一每天跑步的必经之路。

这个梦不只一次袭击蓝一，一般在后半夜。蓝一怀疑自己病了，太阳的照射下眼前总会有红色的幻影，从十五岁起就伴随至今。最近，手心、脚心似握着和踩着一个热的鸡蛋，热麻得难受，身体从里至外地热，每天需要喝下大量凉水。

蓝一坐车到城里看医生，这是个胖子，眼角还留些隔夜的不清不白的糊状物。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给蓝一号脉，嘴角微翘说：“你结婚了吗？”

得到否定后，蓝一看见他脸上肌肉在跳：“嗯，没什么大毛病，结了婚就好了，也就是说，说……”他的眼眨得飞快脸上眼屎快要掉下来了。

“说什么？阴阳失调，阴气太重，阳气不足，和男人睡上一觉就好啦？”蓝一直视着医生。他有些发怔，蓝一轻笑着掏出20块钱丢在桌上转身离去。她知道结果无非这样，这种病征每过一段就会发生，每次去看医生都是这种回答。

蓝一知道她没有病，不过是十一年前那个夏天正午的烈日烤坏了她的神经，炙热的火焰穿透她的表皮潜入了她的体内，随着她的静脉、动脉血管奔涌，火焰在蓝一体内游走，它们顺着血管淤集到了蓝一的手心、脚心，随时伺机出逃，每天蓝一都要喝下大量的凉水，只有黑夜和冰水能让她安静。

第一章 九龙洞盟约

五一这天放假一天，天空晴朗，这是蓝一来马岩一个月后第一次看到太阳，刚知道哪边是东。房子的正前方，骄阳似火，天空高而蓝，无一丝云彩，蓝得纯粹蓝得让人心里发慌，心如泡在开水里的干菊花膨得开放。蓝一又感觉到了热，进屋喝下了大杯凉水。屋子外，工人们像大搬家似的，把屋子里的东西全搬了出来，树叉上、铁丝上、院墙上、操场上到处是他们的被褥、衣物、鞋子……要是能扒屋顶，保不准，他们真掀了房顶让地也晒晒太阳，屋子太潮了，水泥地面上水汪汪的，一踩一个湿脚印还吱吱地响，谁让这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忠州呢。

蓝一颇佩服童董事长的能力，在景城的公司说上市就能上市，而且很快收购了周边几个小厂。不到一年将原公司面积扩展了一倍，又辟出生活区搞起房产开发，几乎一夜之间，中同公司就成了景城市的明星企业。童董一不留神就成了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

表，据说有可能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童董身上明显多了一层政治光环，也成了景城市引人注目的角色，所以时不时要弄出些引领人目光的举措来。值此西部开发，景城市政府坚决响应号召，中同公司首当其冲，童董事长身先示范决定到西南的忠州去办厂。

其实说白了，办的是有烟尘和废气的冶炼厂，这种厂在内地发达地区已经禁止，但收益颇高。童董暗渡陈仓大胆“中污西移”，而且不露痕迹的名利双收，却名美其曰“支持西部开发、搞活地方经济”，这也是蓝一佩服的地方。

忠州这地方也真穷，除了山还是山，好不容易来个办厂的，顾不了其他，留住是硬道理。为此《忠州日报》头版头条写着：“华中最大的化工企业投资 800 万在离市区 9 公里的马岩，原忠州监狱所属化肥厂的旧址上改建成立‘中忠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用以制钢的硅铁产品，公司的建成将解决当地近百人的就业问题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每年会给当地增加 300 万的税收。”旁边配有童董和地区马专员喜签合同的大幅照片，童董弥勒佛似的笑着，戴着眼镜的马专员倒是一脸庄重。忠州市最大的优势就是电价便宜，而且有丰富的木炭资源。童董绝对的高智商，瞄准了这一点。况且生产这种产品，工艺简单，废铁皮、硅石、木炭、石油焦堆在炉堂里，插上直径约一米的电极送上电，三天后即可出产品。成本低廉，送出去即可赚钱，完全的短平快。机器设备源自旧厂拆卸的旧零碎东拼西凑组合而成，至于何来 800 万只有天知道了。

蓝一自愿来到这儿，其实早知道来的名单里有她。因为她还未婚，目前还不打算结婚，总不能让拖家带口的来吧！她也算有自知之明，大有她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至少上司们很满意，

也可作一次免费的漫长西部高原旅行。穷山恶水的地方绝对风景秀美，权当来此修心养性，游山玩水罢了，况且工资是原工资的两倍，三个月内可休息十七天（含二天车程），这也是吸引蓝一的地方。蓝一和宋芙蓉属仅有的两名女性，蓝一任中忠公司办公室主任，宋芙蓉任质检部主任。屋子里早已不见宋芙蓉的踪影，大约坐乌铁局的车进城了。一大早，隔壁乌铁局的王工就在窗外很大声音地叫宋芙蓉。

这个院子里住得很杂乱，和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有一拼。有原监狱的退休干警、新生犯人、监狱禁毒办、原化肥厂的留守人员（年轻和身体健康的都南下打工了，其中的女孩子被称之为“南下干部”，这是中忠公司的人对南归的女孩子通称，不知是谁先叫响的，没有考证，留下的基本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修建湘黔铁路的乌鲁木齐铁路局指挥部也设在这里面。中忠公司的人是新臣民，也最受欢迎，他们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原化肥厂下岗人员和院子里闲人的就业难题，还支付他们租金，而且给这灰砖灰瓦、杂草丛生的破败院子带来了无限生机。

操场边上零乱地长些杂树、参差不齐，正是枝繁叶茂绿意正浓的好时候，它们无所顾忌地在风中挤眉弄眼，勾引一地的阳光。一群人窝在树下玩纸牌，身后有几只鸡在草丛里寻寻觅觅，几幢年代久远的灰砖楼房和黑瓦平房散布在操场四周，像若干年前上帝不经意间弹落的几颗烟灰溢出岁月的霉潮味。操场成了这个院子的中心，蓝一住的二层楼正对操场，几只狗在抢一根白生生的骨头。

那骨头有点像哑铃，狗们在操场上形成对峙，呼啸撕咬，发出惨烈的叫声。骨头接力赛似的从一只狗嘴到另一只狗嘴，战斗

异常激烈，最终一只高大黄狗胜出。别的狗痛苦地落荒而逃，黄狗以半蹲的姿势独享它的胜利果实，肉虽近乎于无，它却舔了又舔。如果每只狗一根骨头，显然战争不会发生，它们会呆在一个角落安静地吃属于自己的那份，本该属于它们的狼性也会渐渐丧失，或许正因为有竞争才有胜负，生存才有意义，在厮杀中拼出一条血路充当王者的感觉会咋样？蓝一仿佛中世纪站在古罗马的圆形角斗场观看武士角逐似的思考狗们的战斗。蓝一也一定没想到她接下来的生活也是一场角逐、争斗，只不过是人和人间的战争……

“蓝一，蓝一”，楼下有人在叫，唤回了她的神思漫游。她探出头见是总经理万一，他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嘻笑打闹着。昨晚，万一的家属、副总鲁尔的家属还有司机马山的家属不远千里从景城到这里度黄金周，他们打算到九龙洞去玩。蓝一快速地进屋拿了相机下楼，知道自己的任务无非是同行拍照。不过九龙洞她也没去过，当然乐意同去。蓝一和副总鲁尔的眼光一对，瞬时分开，身上像长了刺样别扭。嗨，都是那条红色内裤闹的。

这地方好山好水随处存在，不怕没的玩。司机马山双腿搁在方向盘上抽烟，整张脸在云山雾海里若隐若现，见他们一群过来，坐直了身体。车子经过办公楼时，门房老范趿拉着拖鞋，挽着半截裤管舞着大竹扫把扫地，随着车的驶近挥动得更有力，飒飒有声，一边点头哈腰一边目送他们过去，那笑脸像尊弥勒佛。

“那老头像条哈巴狗”。万一的女儿冷不丁冒出一句。“真没礼貌，小孩子不要乱说话。”万一吼了一句。万一老婆不服气了：“本来就是，怪小孩子啥呀？”霎时，一车人一时都没了声音。

车上了山路，黑色的路面泥泞不堪，稀稀拉拉的几粒石子孤

单地裸露着，几行深深的车辙印向弯里伸去。到处是水洼，泛着光亮，车从几个背背篓挎腰刀的山民身边而过，溅起的泥水撒了他们满头满脸，他们并不躲闪，双目木然地看一眼继续赶他们的路。车拐了一个弯，爬上一个坡停住了。

对面悬崖上一匹马跃然眼前，那是一匹高昂着头、结实、健硕、前蹄抬起正在赶路的马。马身通体雪白镶嵌在嶙峋、暗黑的崖面上，似呼之欲出。传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护送唐僧成功取经归来，各自散了返回原籍，白龙马沿锦江而下前往东海，经过忠州地段发现此处人迹踪灭，江面上漂满了人畜的尸体，一片混沌、惨不忍睹。好不容易碰到一打柴的老头，才知此处江面上出了一个怪物，每到午夜出来残害生灵，弄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白龙马很生气，决定为民除害，守到午夜果见一个七头七臂的绿眼怪物浮出水面，白龙马与之大战七天七夜将其治服并压在崖下。为防怪兽复出，白龙马放弃了回东海，化成一匹白马傲立崖上，以镇怪兽，这儿因此改名为“马岩”。万一一脸正经地讲给女儿听，蓝一也认真地听着，和众多的民间故事结局无异，感兴趣的是那马太逼真了，似乎栩栩如生还不能表达她的感受，只能感慨大自然的神力了。

“那白龙马真傻，东海多好玩，山珍海味有的吃，珊瑚贝壳多漂亮，跑这傻站着。”万一大女儿语出惊人，表现出她的不屑，一群人跟着大笑。

万一大摇摇头说：“完了完了，传统教育的失败，惭愧，惭愧。”

车子一头栽下去，沿山而行，到了白龙马的下面。依崖而建的镇子自然叫“马岩”镇了，镇子紧挨着锦江。恰逢今天赶场，人山人海，到处是瓜果、蔬菜、鸡、鸭、猪、狗、农副产品，将

那条惟一的路堵塞得严严实实。江面上泊着无数机帆船还有小摇船，烂菜叶子、树枝、塑料袋、果皮、粪便塞满了船与船间的缝隙，人声鼎沸，似乎随时会爆炸。终于有一个挽着裤管，歪戴帽的警察出现了，掂着脚尖，拧着裤腿，像玩杂耍似的挑干净的地块跳来跳去，嘴里呵斥着让山民们后退让出道来，山民们嘻里哈啦，退进去，又拖出来，乐此不疲。大约四十分钟后路才通畅，司机马山骂了声：“妈了个巴子，这破地方！”踩了油门。

九龙洞口仿佛一只蛤蟆嘴，扁平细长，似乎若干年前，正打一个大哈欠，被一股神力凝固了，半张着嘴迎接着来客。进得洞去，一股凉意袭遍全身，刚才爬山汗湿的身子不由打了个寒颤，余光里，蓝一感觉到了鲁尔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她没有理会，跟着导游往前走。洞里却是别有洞天，既高又大，空旷无比，向前向四周无限延伸……

导游说：“这洞里同时驻扎三个军团没问题。”

万一叉着腰说：“干脆我们把办公室搬到这，冬暖夏凉。”

马山四处睃一眼说：“只怕过一夜全给吓死了。”

鲁尔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冷不丁站在路旁边，然后跟在了蓝一的身后，蓝一的后面是一片黑暗。这是新开发的洞，没什么游客，为节约，导游走一段开一段的灯，接着灭了后面的。蓝一却是喜欢黑暗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她很喜欢顾城的这首诗。有时，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属于这阳光世界，经常处在人群中魂灵却已不知游弋于何处了，空有一个壳在人间游荡，机械地做着常人的事，具备常人的举动，却不知心归何处。

前面是大片钟乳石地段。头上倒挂着，地上林立的全是千奇

百怪的钟乳石，在灯光的辉映下更显诡异。有的还在生长，依然千百年来滴答着水。有一对天上、地下的仅差那一指头便能牵手了，但也只能深情对望，脉脉含情不得相握。导游说他们至少还得生长 800 年才能相遇，结合在一起。天，真是海枯石烂的爱情，终要等到地老天荒。

这是个超自然的神奇之手缔造出的充满欲望的梦幻世界，钟乳石们像极了男性生殖器，庞大、健硕，以最原始的状态呈现在你的周围，胁迫着你的视线，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表面光滑、潮湿，手及触之有深入骨髓的凉，直达你的魂魄，感觉浑身有莫名的燥动，那是欲望之力，大家穿行其中无声无息。“妈的，真他妈像那玩意儿，瞧那龟头，”马山终于沉不住气吼了一声，没有人理会。

走出洞口，阳光穿过高大的林木刺的人睁不开眼，有瞬间的眩晕，蓝一仰头喝了大口矿泉水。女人、孩子们坐在石椅子上歇息吃东西。洞口左前方，一个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万一对江湖术士颇感兴趣，见相士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有点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湖派弟子，便踱了过去，鲁尔不假思索地递过去钱。

万一却笑着对鲁尔说：“你去算算吧，看看和我的相法是否苟同”。

相士扫一眼鲁尔，问：“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看相吧。”鲁尔笑。

白眉老者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先生，你有异相。”

鲁尔问：“何异之有？”



相士说：“先生二停得配，地阁圆半，威藏五岳朝无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鲁尔笑说：“富从何来，贵为哪方？”

“先生富从中来，贵在南。”

白眉相士突然话音一转：“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帆风顺，先生命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总而言之，先生此乃福相，老舍看在银纸份上，再送几句，先生运道在南宜向南行。不过，有两点请先生留意，其一、先生命里是个多情种，但不可遭遇白蛇；其二、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宫，需谨防小人，遇而不躲必有灭顶之灾，切记切记”。

鲁尔笑笑，若有所思，随即打了个哈哈，一行人下山而去。

“信则有，不信则无，看来真正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一张百元大钞。”又笑说，“万总，不知老先生算的可与你同否？”

万一高深莫测地微闭眼并不做答，然后仰天哈哈大笑，半晌才说：“这就是欲望的魅力，欲望无处不在呵。”

鲁尔没明白他的意思，也不好再问。

午饭是在锦江上的一条船上吃的，准确点说是在水上的一幢木头房子里。房子搭建在一群汽油桶上，随波荡漾，倒别有一番趣味。踩着一个个汽油桶有荡秋千的感觉。到了船上，几个男人打“斗地主”。鲁尔的老婆带着儿子坐在水边钓鱼，阳光洒了她一脸，她脸上的汗毛闪着细腻的金色光泽。她侧着身子对着蓝一，脖子修长，额头光洁，头发随意地挽了个髻，动作优雅，看的出来是那种出身良好，受过很好教育的女子，带着一种散漫而又潜

藏着巨大的执着。蓝一被深深吸引，直到她站起身，蓝一才收回了目光。马山的右手食指竟然只有半截，蓝一平时都没注意。他用半截指头拈起盘里的瓜子，嚼出满嘴的白色沫沫像牛的反刍物，蓝一心里一阵恶心，不再看他。

蓝一踱到汽油桶上，扶着栏杆看山看水，飘逸的长发随风而舞，白色风衣的下摆像欧鸟的羽翼翩翩欲飞。山苍翠俊朗，雨后的丛林绿意正浓，大片大片的映山红开放其中，汇成红色海洋，尽情吐露它们的芬芳。水清澈碧绿，波澜不惊。天高远而蓝，几只斑斓蝴蝶上下翻飞，甚至有成群的大雁在头顶上空盘旋不去。微风拂面，有一瞬间的恍惚，觉得时间在这千山万壑中就此停滞不前。蓝一如置身于一幅画中，她是这画中的一个人物。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曾发生，也都不存在，蓝一闭上眼睛……

“哎，睡着了，还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鲁尔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身边。

蓝一望着他，有点怔，晃晃头说：“我忘了自己在哪儿了。”

“不会吧？”

“真的，这里太安静了。”蓝一粲然一笑，红唇轻启溢出贝光。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里呆不长。”鲁尔盯着她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

“这里是呆不长，光看山，光看水，我不饿死啦。”蓝一故意答非所问地看着他。她的意识渐渐聚拢，看着他，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了那条红色内裤，甚至想他现在是否穿在身上。这一闪念的想法让蓝一脸一热，她转过头看山不再看他。

“你脸怎么红了？”说完这话鲁尔似乎也意识到什么，不再吭气。



过了会，蓝一说：“你凭什么说我在这儿呆不长？”

鲁尔晃晃栏杆说：“感觉，我觉得你的存在和这里的环境太不协调，这里太静，太原始，你是属于城市的。”

“我觉得挺好呀，面对如此美景，修身养性，自由自在，钱也不少拿，还有假期，所以你的判断错误。”蓝一回头望着他的下巴，他的下巴和那位伟人一样有一颗痦子，下巴略微上翘，正中有一点凹陷，侧看有一种金属的厚重感，透着成熟男人的魅力，让蓝一有些心动。

鲁尔看着蓝一的眼睛说：“你就三天热吧，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烦，每天的千篇一律，无聊，封闭会让你发疯。”

蓝一笑笑说：“那是你吧，只有你们这些男人才耐不住寂寞。”

鲁尔有点急：“那我们打赌。”

蓝一说：“行呀，怎么赌？”

“谁先走，谁到忠州最好的酒店请吃饭。”鲁尔说这话有点得意，似乎胜券在握。

蓝一说：“太没问题了，我有预感，这饭我吃定了。”他俩击掌约定，他的手真大，相触的一瞬，有一股暖流袭遍蓝一全身。